

小說月報叢刊第五十五種

生與死的一行列
(創作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列行一的死與生

集 作 創

目次

生與死的一行列·····	王統照(一一)
被殘的萌芽·····	汪靜之(一七)
落伍·····	張維祺(三五)
故鄉·····	李勛剛(五一)
竊·····	嚴敦易(六一)
命運·····	易家鉞(七八)
舊稿·····	廬隱女士(八六)

生與死的一行列

王統照

『老魏作了一輩子的好人，卻偏偏不揀好日子死……像這樣如落棉花瓢子的雪，這樣如刀尖似的風，我們卻替他出殯。老魏還有這口氣，少不得又點頭砸舌說「勞不起駕！哦！勞不起駕」了！』

這句話是四十多歲鷹鉤鼻子的剛二說的。他是老魏的近隣，專門爲人槓棺材的行家。他自十六七歲起首同了他的父親作這等代傳的事，已經將二十餘年的筋力，肩肉全消耗在死屍的身上。往常老魏總笑他是沒出息的，是專與活人作對的，——因爲剛二聽見那裏有了死人，他便向煙酒店中先賒兩個銅子的乾酒喝。你在這天的雪花飛舞中，他却沒會先向常去的煙酒店中喝這一盃酒。他同了同伴們由棺材鋪中槓了一具薄薄的楊木棺，踏着街上的雪泥走的時候，並沒有

說話，只覺得老魏的厚而成爲紫黑色的下脣，藏在蓬蓬的短髯中間在巷後的茅簷下喝玉米粥，——他那失去了烏色的凝住的眼光不大敢向着陽光啓視，在朔風逼冷的十二月的清晨，他低頭喝着賣零食的玉米粥彷彿儘自向地上的薄薄霜痕上注射——一羣乞丐似的槓夫，束了草繩，帶了穿洞的氈帽；上面的紅纓毛搖颺着，正從他的身旁經過，大家預備着去到北長街爲一個醫生擡棺材去。他居然喊着我們喝一碗粥再去，記得還向他說了一句「咦！魏老頭兒！回頭我要替你剪剪下鬍子了，」他哈哈地笑了。

這都是剛二同了三個同伴由棺材店中出來時走在道中的回憶與感想天氣冷得利害，街上坐着明亮炫耀的包車的貴婦人的頸部全包在皮大氅的白狐毛的領子裏，汽車的輪迹在皚皚的雪上也少了好些。雖然聽到午礮放過，然而日影卻沒會由灰色布滿的天空中露出一點來。

當着快走近了老魏的門首，剛二沉默了一路，卻忍不住說出這幾句話來，他那三個同伴，正如自用力往前走去，彷彿以先沒有聽明他的話一般。又走了幾步，在前頭的小孩子阿毛道：『剛二叔，你不知道魏老爺子不會揀好日子死的；設若他會揀好日子死，他早會揀好日子活着了！他活的日子，全是極壞，依我看來，——不，我媽也是這樣說呢。他老人家到死也沒個老伴，一個養兒子，又病又跛了一條腿，連博利工廠也進不去了，還得他老人家弄飯來給他吃，——好日子，是呵，可不是他的……』這幾句話似乎使剛二聽了有些動心，使用破洞的袖口裝了口，咳嗽了幾聲，並沒有答話。

他們一同將棺材放在老魏的三間破屋前頭，各人臉上不但沒有一滴汗珠，反而都凍紅了。幾個替老魏辦喪事的老人，婦女，便喊着小孩子們在牆角上燒了一瓦罐煤渣，讓他們圍着取暖。

自然是異常省事的，死屍裝進了棺材，大家都覺得寬慰了好多。拉車的李順暫時充當了木匠，將棺材的蓋板釘好……丁，丁……丁，一陣的斧子聲中，與土炕上蹣跚着跛足的老魏的養子蒙兒的哀聲，與隣人們的嗟歎聲，同時並作。

棺殮已畢，一位年老的媽媽便首先提議應該乘着人多手衆，趕快送到城外五里墩的義地裏去埋葬去。七十八歲的李順的祖父，便同大家討論，五六個辦喪的人都不約而同的說：『應該趕快入土，』獨有剛二在煤渣的火邊，摸着腮兒沒有答應一句。那位好絮叨的媽媽拄着拐杖，一手拭着鼻涕顫聲向剛二道：

『你剛二叔今天想酒喝可不成……哼哼！老魏待你也不錯，沒有良心的小子！』

『我麼……』剛二夷然的苦笑說，卻沒有續說下去。接着得了殘疾的蒙兒又嗚嗚地哭出聲來。

當着棺材還沒有擡出門首的時候，大家各人回去午餐之後，重復聚議什麼樣處置蒙兒的問題。因爲照例蒙兒應該送他的義父到城外的義地中去，不過他的左足自去年有病，又被汽車軋了一次，萬不能有這樣的力量走七八里的路程。若是仍教他在土坑上嗚嗚的哭泣，不但他自己不肯，而李順的祖父首先不答應，理由是正當而明瞭的。他在衆人的面前，一手捋着全白的鬍子，一手用他的銅旱煙管扣着白色的棺木道：『蒙兒的事……你們也有幾個曉得的，他是一個瘋婦的棄兒，十年以前的事你們年輕的人算算他那時纔幾歲？』他說至幾歲二字，便少停了一會，眼望着圍繞他的一羣人。

於是五歲，八歲的猜不定的說法一齊嚷了起來，李順的祖父又將碩大的煙斗向棺木上扣了一下，似乎也要教死屍聽得見的說：『我記得那時他正正是七歲呢。』正在這時，在坑上的蒙兒從哽咽的聲中應了一聲，別人更沒有說話的了。

李順的祖父便如背歷史似地重復說下去。

『不知那裏來的瘋婦，赤着上身，從城外跑來，在大街上被警察趕跑，來到我們這個貧民窟裏，他們便不來干涉了。可憐的蒙兒還一前一後的隨着他媽轉着，走着，小孩子身上那裏是有一絲線，虧得那時還是七月的熱天氣。那時有些人以為這個瘋婦太難看了，也想合夥將她同蒙兒逐出……卻終究被我同死的老魏阻止住了。不過三四天瘋婦死去，獨餘下這個可憐的孩子……以後的事，也不用再說了。我活了這大歲數，還是頭一次看見這個命運劣敗的蒙兒。就他現在說是這樣，將來的事誰還能想得定……可是論理他對於老魏的死去，無論如何，焉能不去送到義地，看着安葬……』本來大家的心思，也是如此。更加上蒙兒在坑上直聲嚷着，就算跪着走去，也是不在屋子裏的。於是又經過一番亂呶的紛談之後，遂決定由李順攙扶着他走，而李順的祖父，因為同老魏有幾十年的老交情，也要

穿了破黑羊皮襖隨着棺材前去。他是幼年當過鑣師的，雖有這等年紀，筋力卻還強壯；他的性情又極堅定，所以衆人都不敢去阻止他。

正是極平常的事，五六個人槓了一具白木棺材用打結的蔴繩綑縛住，前面有幾個窮窘的狀況如同棺材的表示一樣的貧民先迤邐的走着。大家在沉默中，一步一步的足印踏在雪後的灰泥大街上，還不如汽車輪子的斜方紋印的深些；還不如載重的馬蹄踏得重些；更不如警察們的鐵釘的皮靴走在街上有些聲響。這窮苦的生與死的一行列，在許多人看來，還不如一輛人力車上的妓女所佩帶的花綾結更光耀些，自然的他們都是每天每夜被罩在灰色的暗幕之下，即使死後仍然是用白色而不光華的粗木匣裝起，或者用粗繩打成的葦蓆；不但這樣，他們的肚腹，只是用堅硬粗糙的食物渣滓磨成的牆壁，他們的皮膚，只是用凍殭的血與冷透的汗編織成的；至於他們的思想是空幻的，只有從黎明時看得見蒼白

的朝光，到黃昏時走過的暗霧圍的網，他們那裏有花綾結的色彩，姿態；與沾染上的肉的香味，與女性之髮的奇臭。他們在街上穿行着，在他們沒有統系的思想中，自然也會有深深的感觸。他們也以為是人類共同有的命運的感觸，但他們愚蠢，簡單，卻沒曾知道已被命運逐出於宇宙之外了。

雖是冷的冬天，一到雪停風止的時候，看熱鬧的人也有了，茶館裏的顧客又重復來臨。他們這一行列，一般人看慣了自然再不會有考問的心思。死者是誰？跛足的小孩子是棺材中的死屍的甚麼人？好好的為甚麼死的？這些問題早逐出於消閑的人們的目光與思域之外。他們——消閑的人們，每天在街口上看見開膛的豬，厚而尖鋒的刀從茸茸的毛項下插入，血花四射的從後腿間拔出；他們在市口看穿灰衣無領的犯人蒙了白布被流星似的鎗彈由十餘步外打到腦殼上，滾在地下還微微舞動；他們見小孩子們強力相搏頭破血出哭號，這都是消閑的

一種方法也由此可以得到些許的奇異與快樂的愉慰。比較起來，一具白棺材，幾個貧民在雪街上走更何足一顧！不過這樣冷的天氣，一條大街，一個市場玩膩了，更沒有甚麼，所以站在巷口的人，坐在茶肆的人，帶了皮帽，穿了花緞的外衣，叉手在朱門前的婦人們，也有些將無所定着的眼光向這一行列的生和死者看去。

這一羣的行列，死者固然是深深地密密地將他終生的恥辱伏在木匣子內去了，而槨棺的人，剛二李順，以及老祖父，也似是生活着被裝在匣子以內，他們雖沒有不敢的思想，卻也以爲這是不必要的，無需的，——擡起頭來似乎也不能更向着暗笑的蒼穹將生的恥辱滌盡，所以他們並不顧及還有些看熱鬧與消閑的人，以他們這一行列爲有趣味可供玩賞的；實在他們也理解不到，他們如同被命運支配着往前走；他們走着，並不像那些爭命運的人要計算時間，與目的地的。

然而正當他們走過長街待要轉向西去出城門的時候，一家門口站住了幾

個男子，與兩三個華服的婦女，還領着一個七八歲的小姑娘，而汽車的輪機，正將停未停的從覆蓋的狼皮褥下發出澀粗的鳴聲。忽地那位也穿了衣服的小姑娘橫攔着一位中年婦人的腿部說：『娘，娘，害怕……』那位婦人向汽車看了一眼便撫着小姑娘的額髮道：『多大了，又不是沒見過汽車，這點點響聲有甚麼可怕？』

『不，不是，娘，那街上的棺材，走着的棺材……』
『乖乖！傻孩子……』婦人便不在意的笑了。

但是在相離不到七八尺遠的街心，這幾句話偏在無意中被提了銅桿煙管的老祖父聽見了，他也不揚頭看去，只是自己咕噥着道：『害怕……傻孩子……』說着便追上他那些少年同伴們出城去了。

出城後並不能即刻便到墓田，但冷冽的空氣，一望無際的曠野中，他們似乎是從死人的穴中覺醒過來，他們便自然地，不約而同地揚起頭來望望天空，三五

槎枒的枯樹立在土隄上，噪晚的昏鴉羣集在枝上喳喳的啼着。有一羣羊兒從他們身邊一起一伏的走過，後面跟了個執着皮鞭的長髮童子，他看見從城中出來這一行列，卻不禁愕然地立住了，而且質樸的問道：

『那兒去？是不是在五里墩的義地？』

『小哥兒，是的，你要進城……這樣天氣一天的活計很苦！』老祖父代表這一羣人鄭重的對答。

牧羊的長髮童子有點疑惑的神氣道：『現在天可不早了，你們還是趕緊走吧，到了晚上城外的路不大方便……』他說到這裏又精細地四下裏看了看道：『灰色衣的人……要不得呢！』

老祖父獨自落在後邊，聽童子說完，不禁從有皺紋的眼角上露出一絲笑容來說：『小哥兒，真是傻孩子，像我們還怕呢！』

童子自己也知道說的不很恰當，便笑了一笑，又轉過身去望了望前邊送棺材的一羣，就吹着口琴往對方而去。

老祖父的脚力，實使這一羣人吃驚！他也不用拄杖，走了幾步，便追上了棺材，而且他開始同他們談話。蒙兒黃皮裹了顴骨的面，已現出紅暈的顏色，他的兩隻猶噙有眼淚的眼，確已表現出疲乏來；就連在一旁用右手扶住他的李順，似乎也很吃累，不過不敢說出來。獨有剛二既不害冷，也不見得煩累，只是很自然地交換着肩頭在前面橫了棺材走路。

老祖父這時從褲袋中裝了一煙斗的碎煙，一手籠住破襖的袖口上的敗絮，吸着煙氣說：

『這便是老魏的福氣了，待要安葬的時候，雪也止了，冷點，還怕甚麼。只要我們不死的，不裝在匣子中的先給他收拾好了，我們算是盡過心，對得起人……』

久不做事的剛二也大聲道：「是呵！我早上還說老魏叔死的日子沒揀過好的，現在想想這也難得！他老人家開了一輩子的笑口，死後安葬時沒雪沒風，也可算得稱心了……我今天累死，甚至三年沒有酒喝，也要表表心兒，替死人出點力！可是人生能有幾次這樣……」他說時平生第一次的泪痕在眼眶內慢慢地滾動，又慢慢地收回去。

老祖父接着歎口氣道：「人，早晚還不是這樣結果，像我們更不知是在那一天？老魏我與他自從二十餘歲結隣居，他三十多年的光陰，作過挑夫，茶役，賣麵條，清道夫，烈日的薰蒸，冷風的逼迫，他那有一天停住手脚……有幾個錢就同大家喝一壺白燒，幾片燒肉，這是這樣過活，不但沒有家室，就連冬夏的衣服，也沒會穿過一件整齊的。現在很安穩的死去，他一生沒有累事，倒也沒了，不過就是有這個無依靠的蒙兒……咳！咳！我眼見過多少人的死，殯葬，卻再也沒有他這麼的平安。

而又無累無望地走了。我們還覺得大不了，其實他在暗中還許笑着我們替他忙呢！……」

堅定沉着的剛二急急地說：『我看得棺材裏裝着死人，一具一具的擡入，一具一具的擡出，總算不了一回事，就是我們吃這碗飯也看慣了，如同泥瓦匠的天搬運磚料一樣；孝子們在白布打成的罩蓬下；像回事的低頭走着，點了胭脂卻穿着白衣如同去賽會的女子們坐在送葬的馬車裏東望西望，在我們看來，太不足奇。不過……老魏這等不聲不響的死，我反而覺得了，自從昨夜晚上心裏似乎有點事了！老爹，你說不有點奇怪……』

老祖父從澀啞的喉嚨中哼了一聲，沒說出話來。

冬日的曠野中的黃昏，沉靜而帶有死氣，城外的雪一些也沒有融化過，白皚皚地望遍了寒林，土山，微露麥芽的田地。天空中若有灰翅的雲影來回移動，除此

外更沒有些生動的景象了。他們在一角的陂陀下面的亂墳叢中，各人盡力的用帶來的鐵鍬掘開冰凍的土壤。老祖父蹲在一坐小墳頭的上面，吸着旱煙作監工人，而蒙兒斜靠在已停放下的白木棺材上，無聊的用指畫木上的細紋。

簡單的葬儀就這樣完結，在朦朧的黃昏中，白木棺材去了，蔴繩埋入土坑裏面，他們一面時時用熱氣呵着手，一面不倦的工作，直至將棺材用堅硬的土塊蓋得很嚴密的時候，便不約而同的噓了一口氣。蒙兒只有呆呆地立着，被冷氣的包圍，直使他不住的抖顫。眼淚早已在眶裏凍乾了，老祖父還是不住的用大煙斗輕輕地扣打着棺材上面的新土，彷彿在那里想甚麼心事。剛二卻忙的很，他方作完這個工作，便從腰裏掏出一捲粗裝的燒紙，藉了老祖父煙斗的餘火燃着起來，力微的火光，不多時便也熄了。而左近的樹木上的乾枝又被晚風吹動，颯颯刷刷如同呻吟着低語。

他們回路的時候輕鬆得多了，然而脚步卻越發遲緩起來，大家總覺得回時的一行列，不是來時的一行列了！心中都有點茫然。一路上沒有一個人能說甚麼話。但在雪地上的暗影中，他們離此無邊的曠野愈遠，忽地催晴的北風吹得更利害了，乾枯的碎葉，吹散的雪花，都追跡向他們逐去。彷彿來伴這回路的一行列的沉寂。

十三，一十日北京。

被殘的萌芽

汪靜之

我今天早起梳洗畢，照舊在我居家讀書的韻蕙齋裏讀書，忽然小耳朵帶着好奇的神情進來，像有什麼新聞急於來報告我似的。他是個十三歲的滑頭孩子，因為他耳朵上有一粒豌豆似的肉，所以叫做小耳朵。他很小的時候，就被我父親買來。人家說他是個小奴僕；我却不大明白為什麼他是奴僕。我不是奴僕；我只覺得他是我的聰明可愛的小兄弟。今天我看了他進來的情形，就很高興地豎起耳朵預備聽着。

「去看呀！隔壁福培嫂家門口有個死的毛頭」他獻功勞似的說。

「噯！什麼死的毛頭？誰家的？」我驚疑的問。

「不曉得，快去看，許多人在那里看呢！」他催促着。

我的懷疑心命令我即刻就起身去。經過廳前時，祖母留心的問。『到那里去，安？』

我裝做沒事的样子回答說：『到河邊去蕩蕩。』他並不疑惑我的話。因為村前那條活潑潑地流着的小河，岸邊有碧綠的草灘，有彎下柔軟的纖腰想和流水接吻的楊柳，有小鳥在那里快樂地唱歌，有小孩子在那里遊戲；我心醉那天然的景致，差不多沒有一日不去走一兩遭，這是慣常的事了。

我出了們就一直望福培嫂家那邊跑去。果然那里有一羣人壓肩貼背地圍着，紛紛地議論，謾罵，誹謗，恥笑，憐憫，慘哭，哀號……種種聲浪鬧得人心神昏亂。我墊着脚尖，擠進人叢裏去，看見一個衆矢之的底嬰孩臥在地上。我登時感着從未嘗有過的萬分難受的痛苦的熱情，這種慘狀刺得我幾乎欲哭。我用力勉強壓住；還好沒有哭出聲來。我忍耐着定睛細看：那嬰孩是用婦人的衣裳裹着，捆着的，滿

身都是溼漉漉的污穢的水；小小的厚腫的臉，呈鐵青的顏色，一望而知是被水浸得發胖了，嘴裏滿滿地塞着棉花，細軟柔弱的頭髮彎彎地綿綿地黏在頭上；這明明還是個胎兒。仁慈的晨光照耀着他的臉，我彷彿看出他臉上還含着未死之前的笑容。我很想抱起他來親一個痛痛快快的嘴；但是不敢，因為大家都賤視他似乎是被踐踏的狗糞。此時我不知道他還是對我笑，還是對我哭；我實在支持不住，不能再看下去，就退了出來。

「在這裡好呢，回家好呢？」我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呆呆的站着。婦人的痛哭的聲音又刺入我心裏，伊的哭聲裏盡是人生沒路的無限的悲哀，使我的心簡直焦了——粉碎了！『天呀！……嗚！……人說是我做的壞事，……有冤沒處訴！……爛掉他們的舌頭呀！……天呀！……嗚！……』伊嗚咽地哭着，手掌很命拍着桌。這種哭聲真悽慘到十分，但是顫抖着的『做賊心虛』的意味終隱藏不了。伊只是拍

桌，好像這樣拍桌就可以趕去人們加給伊的惡毒的謾罵和誹謗。

「這淫婦，……偷了人，做出這種事，誰不知曉那能賴得掉？……唉！壞貨！……」

一個老婦人這樣罵着我。這才明白了，我就急迫地懇求說：「請告訴我這件事的原由罷！」

「你在城裏念書，難怪你不知道。」老婦人向我解釋說，「伊是名家閨女，十八歲嫁給福培。福培這個敗子，專門嫖賭吸鴉片，病鬼常常跟着他；不料結婚後一年就死了。——或者是那賤貨命硬剋死了他，也說不定。他家門第高，所以不許伊改嫁；要伊替丈夫守節，將來好上個牌坊。誰知伊竟不守本分！」老婦人咳嗽幾聲，做出鄙薄底形容，接着說，「丈夫死了不久，伊就和秀逸那遊蕩少年相好，打扮得嬌嬌畫畫地妖精似的。他們私下來往，已經四年了。秀逸的妻子自然要吃醋。近來大家都曉得伊懷了胎，伊吃了許多打胎藥竟打不下來。秀逸的妻子打聽得伊昨

夜分娩了，今天東方發白的時候就到伊家裏搜尋，後來從毛廁裏找出這毛頭的死屍……唉！那賤婦真不要臉呀！」

我聽了，更替福培嫂難堪起來。秀逸我是認得的，我想這個人很聰明有趣。他好比是個超羣絕俗的逍遙者。他很窮，但他從不想設計去發財。他會唱各種歌兒，曲兒，精熟於簫，笛，胡琴，月琴，琵琶……等音樂。他喜歡玩鳥釣魚；他圖畫畫得真好，雕刻等玩品做得怪好玩，甚至刺繡，針黹也會做。前兩年他曾送給我一只翠鳥，並幾個小傀儡。他又教我唱過歌曲。我覺得他非常溫存而和愛。人家罵他輕薄糊塗，我却無論如何，沒有輕視過他。

許多人仍是叫出嘈雜惱人的聲音。福培嫂還哭着，一口咬定這毛頭不是伊生的。人影漸漸縮短，太陽將要當頂了，晒得那嬰孩的尸體腐爛，蒸發着臭氣。於是長鼻公裝做大發怒的態度，擺出闊老的架子，掏了一塊守財奴底主人翁，人人喜

歡恭維的『銀洋』給麻老二當酬勞，叫他把嬰孩葬到野外去。麻老二是個窮光棍，見了銀洋幾乎要叫『救命王』，自然即刻遵命去做了。

小耳朵驚慌地跑來，說是祖母知道了，吩咐他來叫我回家去。我就無可奈何地慢慢走回家，看見祖母和那常常來的闊嘴娘坐着，大約也正談着私生子這件事。

『安呀！那毛頭的死尸看得不得的，看了要倒霉呀！幾年來家運壞到這般地步，我又只有你一點後代根，本是都要靠你長進……』祖母面對我教訓着。

『不要緊，』闊嘴娘插嘴安慰說：『小孩子不懂，有甚麼要緊呢？記着以後再不要看了，將來讀書發達……』

我打算這樣說：『爲什麼看了就要倒運？難道那個毛頭不像闊嘴娘家的孫

兒一樣是個人麼？難道福培嫂沒有做媽的資格麼？但是這些話到喉嚨時，我又把他推了進去；省得說了要招伊們許多絮絮煩煩。

我不耐煩了，就轉身到書齋裏去；很無聊地坐在書桌旁邊，左手托住腮，右手無意識地弄着阿姊做給我的手帕。不知怎的，書齋裏佈滿悶煞人的悲愁了。

媽來叫我去吃午飯，我委實不要吃了。但是我平常有時少吃些，只吃一碗，媽和祖母就要關心地問我爲甚不多吃些，似乎定要我吃兩碗；今天若不吃，恐怕伊們又要擔憂起來了，所以只得去胡亂吃一點。飯畢，漱洗了，回房教阿妹韻菊讀詩歌。阿妹嬌小的聲音溫讀着：『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幾度細思量，情願相思苦。……春意濃如此，誰還禁得來？東風偏懵懂，不肯放花開！……蝴蝶哥哥，你憂愁什麼？』蘭花妹妹等着你，望你快去看看她……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聽伊唸去，我也懶得替伊上課，靜靜地默默地坐着不知做什麼好，偶然由廳

前傳來阿姊告訴媽的話聲，隱約可以聽見：『媽！福培嫂也自知無面孔見人了，伊上吊死了呢……』這個消息如同千桶冰冷水澆了我的靈魂，把我沉溺在無邊的悲涼淒切裏了。我暗想着：『殘暴的人們呀！你們害死了伊和伊的情郎的愛情的結晶，又奸嘲巧笑地逼死了伊了！你們的罪惡也够了！我儘量咀咒你們呀！』我手握着阿妹，熱淚像一串珠淌到阿妹的披着的髮上。阿妹明慧伶俐的小眼看着我，莫名其妙，駭怕起來，頭伏到我的胸前，差不多要哭了。伊忸怩地涎着臉央求說：『哥哥！爲什麼不和我玩……哥哥呀……』我撫慰着伊，舌頭像是釣着萬斤重的鐵錘說不出什麼，只能拼命地說出一句『你出去玩罷！』伊就搭趄着跑向廳前去了。

我略一閉目，那嬰孩的尸身就躍現眼前。這些情況不住地在腦子裏旋轉，使我覺得好像是自己身受的痛苦一般。案頭的花瓶上刻着：『美妙的玲玲花！我已

替你在世界上尋得一個適當的住所了，請你住在詩人的心裏罷！接着後面小些的字是：『情芝詩奴題』壁上的美女圖，題着：『春心若肯牢關鎖，鈕釦何須用許多？』——這些是我最愛的珍品，平常看着就興起美感與快感。今天看了，不但沒有趣味，並且覺得很觸目了。我越想越難過，我的心好像撕成幾千萬縷，隨着滿天飛的浮雲，不知飄遊到那個天涯海角去了。孩尸佔據了我的思想，不許我想別的事物。我只是哀悼着，惋惜着！我的因悲痛憐憫而反動的熱烈的情感如潮水般湧着；我隨意拿着一枝筆；這些就從筆尖上禁不住很迅速地跳下來——湧出來了！

一粒上帝下的種子，

給人間傷害了！

你所奉的旨意，

被殘的萌芽

不能如願施行了。

哦！何止呢？

何止你呢？

數不清的千千萬，

算不明的萬萬千呀！

*

*

●

●

你爹媽的純潔的愛

好好造成了你，

你就從媽的心上，

漸漸萌芽起來了。

你是他們的心肝，

他們怎忍拋棄你？

無奈人間惡毒的咀咒，

他們只得含着無可挽救的淚，

很不情願地殺死你。

你怨他們麼？

別怨罷。

還不是人間的罪惡麼？

人們不算你是人，

不承認你有爹媽，

不許你爹媽生你，

被殘的萌芽

並且——

你爹媽也不敢說

你是他們生的。

你沒人管的嬰兒呀！

你真的沒有爹媽麼？

不問他怎樣，

這世界該有你的爹媽罷。

你終是世界一個兒子罷。

*

*

*

●

你那玲瓏的神態裏，

淺淺微微的笑渦裏，

薔薇花苞似的嘴唇裏，
豐滿的小圓臉裏，
光光的星眼裏，
纖纖的絲髮裏，
肥嫩嫩的胸裏，
藕灣灣的手臂裏，
白晶晶的腳腿裏，
你完全的一切裏，
都潛隱着你未來的
享不盡的光榮的快樂。
但是都同輕煙浮影般散了。

被殘的萌芽

生與死的一行列

捉不住拖不回了。

就是冥冥的現世

也夠悶死你呀！

愛你的你愛的爹媽，

何嘗不這般願望——

喂你用甘露的乳，

眠你用慈愛的懷，

育你用高尚的人格，

教你唱愉快的歌，

見你花苗般長了——

何嘗不這般願望？

只是這願望不能願望，

終變成失望了！

算了罷！

你索性如此罷。

何須留戀呢？

倘然你跟着前人底腳蹤兒，

懵懵懂懂的活着，

糊糊塗塗的鬧着，

混混沌沌的死了，

被殘的萌芽

這又何必呢？

不，不是——

你自己決不會上那故轍；

即使你做了，

也是環境逼你的。

也許你將來

在世界的花園中，

開上燦燦爛爛的

光彩耀天的花：

把醜醜惡惡的，

點綴成錦錦繡繡的

把臭臭濁濁的，

熏釀成香香噴噴的；

把擾擾攘攘的，

感化成親親愛愛的。

那時上帝也微笑讚揚你：

『這麼遵我的吩咐，

才是我寵愛的兒子了。』

奈何人間不容你，

硬把你擠到世界以外去了，

*

*

*

*

我寫完攔了筆，就好像卸了重擔，輕鬆多了。滿房的悶人的悲愁都從窗櫺中跑散出去了。我覺得已經從了宇宙的使命，努了我的力，盡了我應盡的職責了。我於是有種不可言說的涼爽酒脫的快意，然而終是悲哀的快意。我又忘其所以地不自知地悠悠然吟着——

一粒上帝下的種子，

給人間傷害了，

一九二一，十二月，四日。

落伍

張維祺

龔強是個年青而有志的人，他由師範學校畢業後，就在落伍隊中生活着；他自己常說，『我是躲在運命外呵！偶然就是運命呵！』

他這次的回家，原來決心要變賣田產，到外國去研究文學。他常常思念到要轟動這麻木的社會，改造一番，決定非喚醒人心，把人間底感情挪移着溶鑄着不可的；他想赤露了人間底罪惡，使一般生眼珠的都得從昏夢中醒來，自己個個願意來改造了自己，去幹改造的事業。他不願意拿了尖鋒的刀，擱在那些愚笨而且可憐的人們底頭上，惡狠狠地對他說，『你隨我做罷！』他想信文學就是他理想中去改造社會的利器。可是他一到了家裏，就為貧窮所陷住了，貧窮幾乎吞吃了他底雄心。他現在初次曉得謀生底緊要：無錢，米店裏堆着的白米不能到口呵！無

錢，布莊裏堆着的綢緞布匹不能上身呵！無錢，書店中堆着的書本，不會被你翻閱呵！大海中行走的輪船，陸路上飛馳的火車，無錢，不得享受這個便利呵！我有大力，就舍了一切，種自己吃的，種自己穿的，可是無錢，那有可以施種的土地呵！這些他都歷歷的從赤心裏噴出來從社會裏在壓出來教示他了。他計算着家裏的不動產，才知道祇有六十四畝近海的鹹地，并八間低屋罷了！就是盡數變賣，也是不夠他留學的費用；況且他有兩個幼小的弟弟，都是有份着這不動產的；父母妻子一年到頭在地裏勞苦地工作，有時還不能免掉絕生的憂慮。除出不動產以外，還有甚麼呢！祇是債罷了！於是他留學的計劃，就完全失敗了。他真是感謝父親，得能受得普通智識；看透了自身本該是一個愚笨的農夫罷了！他真真懺悔，從前逛遊的一切費用，都是父母妻子汗血底結晶。但一方面又自怨自艾地說，『愚笨是人生底快樂，我真悔恨我不能自認是個愚笨的人了！』

龔強被生活所緊迫，所最觸目痛心的，就是那張貼在中堂壁上的報單：

捷報

省報

貴府大少爺龔強由省立第一師範畢業蒙

大總統徐飭教育廳長夏會同校長馬考列甲等

由教育部註冊升入京師大學肄業服以教官

當他看到了這張黃紙寫黑字夾雜着幾個紅字的報單時，他好似隱約地聽到有許多人在四週談論着：『一個人定要做好事呵！半仙從前做得了多少好事，鋪過多少的路，造過多少的橋，普濟庵是他獨造的，衆福庵裏的先覺堂是他獨修的，他醫病說也奇怪，起初他是一個很窮苦的目不識丁的農夫，以後不知怎麼一來，就做起郎中來了；不論什麼內症，外症，產科，邪氣種種的毛病，祇要他底手一碰，十個總有十一個會好的，他又是不管窮人的錢，就是所得的錢，也都是從做好事

上用去了；所以他家裏雖然不富，到底是出了「人馬」了！他底孫子據說已經是在什麼大學堂畢業，有舉人的底子了；從省裏來的報士人，也鑼鑼地靠着金鑼報過了，呢！也是我們一村裏的面子。」龔強祇是流淚歎息，這樣的國民程度，教育者底責任是多少重大呀！但是他再回顧自己底目前，偌大的宇宙，竟沒有他底容足之地；他祇是默默地唸着，『朝廷無人莫做官』呵！

有一天的清晨，他底父親背着一袋米從外邊回來，一走進屋裏，就厲聲地說，『一元錢米，祇有三四天好吃；祇有吃的人，沒有做的人。』龔強聽到了這幾句話，真是同刀割他底心一樣！他就決心再不敢生活了！再不敢耗費像珠玉一般的白米了！他就決心以絕食了此生；他就睡在床上，重唸他底舊詩：

母親！

既生給了我腦袋，

又爲甚要給我喫開口奶呢？

他滴不出眼淚，反而癡笑了！長吟着，『人生呵！』於是閉目而微笑地睡着。到了喫中飯的時候，他底小弟弟就來叫了，『哥哥！哥哥！喫飯了！』他祇是對他笑笑，說道，『你去喫罷！』接着便是他底二弟弟和妹妹都跑進他底房間裏來叫他喫飯了，他祇是笑着，回答他們說道，『你們去吃罷！』接着他底母親又來了，他也是同樣地回答；可是他底母親定要他起來，於是他說，『我有些頭痛，此刻不要喫呵！』這樣他底母親就摸摸他底額，方才和他底弟妹們一道出去喫飯去了！到一點半鐘的時候，他底妻子搬進一碗藕粉來，坐在他底床沿上，叫他喫。他祇是笑笑，說道，『我不餓呵！』伊定要叫他喫，他重復地說，『我不餓，我不餓！』伊用匙喂他，放在他底嘴上，他嗅着一股香而甜的熱氣，就閉嘴合眼地假裝熟睡了；偷看着他底妻子已是長長地流淚到了傍晚，弟妹們依舊是和午時一樣地催促，都叫着，『哥哥！

哥哥喫夜飯了！』接着母親妻子都來了！母親對他說，『阿強，你不喫，人是要不好的！你底爸爸在早晨講了這幾句話，他也並不是對你講的，你就這樣儘管地睡着，不走起來了，他也要生氣阿強，起來罷！你喫了飯，再來睡罷！現在你底沒有位置，總是你起初再想讀書，不先留心的緣故；現在你在朋友的地方都託遍了，慢慢地等着，自然會有的。阿強，起來罷！』阿強底淚泉，忽然噴湧了！他祇是嗚咽地說，『媽媽！報恩……在……來世……了！』他底母親和妻子聽到了這句話，也就嗚嗚地哭了！弟妹們都默默然，不再聲響了！他又說道，『昨天一個朋友來了一封信，我那天天希望着的一個位置，又失望了！說是那個學校改組，國文教員不添請了，我總是運命不好呵！媽媽！我不想再做人了！我過不得這樣挫折的生活！』接着他又對他底妻子說，『我死後，你一定要嫁的呢！不嫁，反使我在黃泉下不能瞑目！你雖然現在有孕，小孽障，我自己會來收拾的！你牢牢記着罷！你要是愛我，你應該照我底話

做啊我總算辜負了你」他底母親和妻子聽了益發哭得利害弟妹們也丟淚了
龔強此刻已經關上了淚泉的門，微微地安睡了他底母親又斷斷續續地向他說
道，『你……倒是……聰明的……爽性講出……這種……話……來了！……
肯死……我們倒……不肯……把你死呢！……真的，我……養……大了你……
喫了……多……少……苦楚！……十三歲……到外面……去……讀書的……
……時候……每天夜裏……我總是……流淚……喫……東西的……時候，又是
記望着……你……現在……書……讀……好……了……你倒……講出……
這……種……話……來了！……』於是伊益發利害地哭，講不出話來了！
龔強聽了，那里關得住淚泉的門呢！於是一個小小的房內，充滿了哭聲！

龔強以絕食了此生的決心，也慢慢地被眼淚和哭聲所融化了！他就頹唐地
說，『你們去吃飯，我歇歇起來罷！』他底妻子就跑到外面，搬了臉水，給他洗臉，他

又祇好頹唐地坐起來了！

他祇是沉沉地思惟着：現在我是真的走頭沒路了！空手煮不出熟飯來呵！

現在，把他自己給朋友們的信抄下來，這是落伍者底現代了：

由餓中喚回我生存着的，是母親妻子和弟妹們底眼淚，我已是重生的人了。
我底親愛的朋友！

我和你們的別離，已經兩月了；氣候變更有這樣的迅速呵！那時，不是我們大家穿着白而細的夏布長衫嗎？現在我已穿上了五年前的黑粗布夾襖了？親愛的朋友，你們想也是這樣的罷！在這個氣候變更的當兒，我不在家中已經足足的八年了。我還能記得從前母親尋給我短小而多花的夾襖；現在穿着的這件黑粗布夾襖，是在我妻子底衣箱中，由伊尋給我的了。在這個不同中，我嘗着了人生無

數的辣味！

親愛的朋友，我是被誰趕出在運命外的人！但現在我絕不自欺不自怨了！在這運命外躲的我，得能發達智識之花，也得有硬嚥幾碗麥飯；有時我同弟妹們到地中去捉棉花，因為這棉花一斤是值一角二分錢呵，一斤是值二斤白米呵！可是天公有意把白米葬了！好似葬了農人底命呵！我們祇能挖得些被風雨所打擊，漫滔在泥土中的了！在這曠野中，得能吸些新鮮而又忠實的空氣；朋友，在這是有真的所謂親愛了！我在新鮮而又忠實的空氣中工作，運動，搖蕩我底思念，飛馳我底心神；現在，我是變為悟道的真人了！我覺得一切都是人生；一切的事，都在人生舞臺上的事！做得了人，那個不該嘗些人生底甜酸苦辣呀！那個不願一嘗呀！我能容忍一切，我不知人間有所謂不能容忍的事！我就算一個懦弱罷，那個是強者呵！誰不會說風涼話呢？『自由戀愛四個字，可與外邊人言，不足與枕邊人語也。』

這是我底朋友金良君底話，現代那件事不是這樣呵！

親愛的朋友，目下我被經濟所困，我被舊社會的一切教訓所留戀；又因爲我底妻子要有生產，這是我底舊惡，我底舊債，金壽先生教我舊債是當清還的；伊實是一個無力的農家之牛呵！我擬等伊生產滿月後離家。這總算是我對於伊的唯一的安慰了！所以我們底敍會，大約是在十月底。現在我有滿懷長情，到那時恐怕欲說無話了！

親愛的朋友，此後我將爲一個飄泊者了！推推運命之車罷！我現在消瘦無力，不能多寫了。祝

你們多福！

七月二八日 強上

有一次的夜半，龔強和妻子同枕睡着，突然地他走起來了，擦着洋火點着了

燈，遲直往書案邊走，他底妻子也被他擾醒了，一張眼看見他很快地在書案上寫字；伊就問道：『你做什麼？你做什麼？』他好似同沒有聽見一樣，儘管寫他底；伊也不敢多擾他，祇是靜靜地望着。一直過了兩個小時光景，他才提着燈回來；吹歇了燈，重復上床睡了；他底妻子叫他，他又好似同沒有聽見一樣，已經入睡了。到了清晨，他底妻子起來，他也醒了！伊就問道：『你半夜裏起來寫什麼？問你叫你儘管不聲響的。』他祇說是他那里有得起來，那里寫什麼東西呢！於是伊就跑到書案上，遞給他一張大的紙頭，上面有許多許多的烏蟻般的字句，他就十二分驚異地接了，十二分驚異地讀着：

哀音

年青人底誇大，也許社會進化得以迅速；不過年青人是太辛苦了。這句話並沒深奧的道理，惟求之於心罷。這是一個問題，年青人是多大？三日的嬰孩，父母對

於他底希望，真是無窮；三歲，就把無窮的程度減淺了些。嬰孩本身呢？三日時，不過渾噩着，算得一個有機體罷；但這正是自己對於自己底無窮的希望呢！你該相信一朵純白的大繡毬花，伊確能在清晨滿堆出笑容來；即使你全身縛着悲哀之網，當你看見伊底笑容時，定能放寬幾層，因為這是純潔而無私呵！可是到三歲的時候，他就想着一切了，被人稱爲聰穎的，一三三四都知道了，天地日月也知道了，從這樣就擴大他底知底範圍；一到了人間是有虛偽的事也跑進他這知底範圍時，純白的大繡毬花底笑容，就要哀哭地凋謝了！起初他也不過以他所不知道的說聲知道，以他所沒有的說聲有罷了。後來他疑心着人家所對他所說的，或者也竟是這樣罷？等到恍然大悟到真的是這樣的時候，他就開始賣弄他底本領了。他瞧不起一切人類，他以為他底本領能把全人類底籠照着；因為他底腦子裏實實地充着這思想，所以雖然人類底本領，未必全如其所想；但他總覺得這是不差的，固

執地想，一切都能像他所想的；雖然是想入非非，但他也可說是想入是是。原來天下是沒有一切的標準——我該懷疑了標準？

照不起人類的人們。他總該是年青些。因為這是他底推辭：『將來正無限呵！』或者他拿了將來去安慰自己，因為人們對於現在總是詛咒的：現在他少黃金呵！現在他沒戀人呵！現在他被人們侮辱呵！現在他不能遂志地做事呵，真的是這樣，那麼，實在是一個傷心病狂的人了！但到了一生底最後的刹那，要仍舊這樣想，那麼，又將措怎樣的推辭呢？『來生罷！』這句話裏，旁人如用好意地看去，實在滿句都是眼淚。但他却笑迷迷地去尋他死後的將來了！固然，我們用不着去探嘗這笑底滋味；但是有人告訴過我，人們底一切笑裏，都隱藏着悲哀；這里我自然知道有人說我底話不成話了，我自己也將說我底話不成話了；可是確有人告訴過我，不過是誰沒告訴我道理呵！

人們總喜歡有他底將來，將來也就把人們纏住了！想自殺的人正多呵！但是他們想到死後的地獄，或者死後的天堂，就有幾分不敢了。再進一層思索着：進地獄或天堂後再自殺；但是他們又想到三十三天十八層地獄，又想到安知沒有三十四三十五……天，十九二十……地獄呢！這樣，自殺的雄心，就完全消沉了。祇得去摸他底眼前，望將來處摸去；伸長手臂摸得遠些，曲短手臂摸得近些。有時摸到婦女們底心裏，在起初的刹那，覺得有無數的愉快和安慰和神祕的力，於是這手臂就被黏住了，就在這溫暖而又酷冷的心房裏沒頭腦地摸着。可是婦女們底心是個猴子，最不容易使人捉摸；伊底溫暖和酷冷，在時間上最會循環的。當伊覺察被黏着的手，就把溫暖的心房變為酷冷了，不由得你不黯然痛心而嗚咽，不由得你不把黏着的手向空間遷移，但是當伊覺察被黏的手底遷移時，便吐了些溫暖於酷冷中，你該猶豫了！向朋友處請教嗎？這是一件最失望的事呵！認人們做朋友

時，就是十二分的好意地，也要比往時對你的冷淡了！刎頸之交嗎？刎頸時又怎能成交呢？雖然在這黑暗或光明，幸福或苦痛，生或死底定判的當兒的猶豫中，還須用你自己底一顆柔弱的心呵，一顆柔弱而無剛的心呵！別爲無剛不能剖切一個圓瓜底兩面，一個半面是甜和半面是苦的圓瓜底兩面，別爲無剛就甘心吃苦的瓜肉呵！別爲無剛就甘心於黑暗，甘心於苦痛，甘心於死呵！天下祇有懦弱的心能有偉大的成功呢？同時爲天下所最瞧不起的，也就是懦弱的心呵！那個是最聰穎的，能够了解懦弱的心得有偉大的成功嗎？戴玳瑁眼鏡的不是最聰穎的呵！四壁圖書的不是最聰穎的呵！用冷眼看人的不是最聰穎的呵！自己以爲最聰穎的不是最聰穎的呵！那個是最聰穎的？盲目的耳聾的人們，因爲他看不見聽不見人間底一切！

朦朧的那天清晨，我在花園中散步，花草樹木都向我訴說有的敘述伊們昨

夜宴會的盛況；有的說是當伊正開滿了花，正自榮的時候，人們就拿伊去玩弄了，可是一到凋謝，就即拋却了；有的把怎樣開花，怎樣結實，怎樣預算着伊底種子的繁殖，可是到底又怎樣的失望都告訴了我。我正專心地恭聽時，一個紫黑的渾圓，由一株樹梢滾到那一株樹梢，一株草尖滾到那一株草尖，一個花心滾到那一個花心；當這在滾的刹那，樹梢草尖和花朵就格外地安靜起來。真疑惑了，從來所未見的玩意兒！涼風就跑到我底耳邊告訴我，這是人們底懦弱的心呵！舐一切的早露去滋養他底懦弱呵！盲聾的在空中叫喊起來了，涼風命令我嚴肅地靜聽着：『舐一切的草露去滋養他底懦弱呵！愚笨的人，你也該知道了！偉大的成功，就在舐一切的早露的滋養呵！』

當他讀完的時候，他就癡癡地笑了！又癡癡地哭了！又癡癡地笑了！

故鄉

李勛剛

自從十二歲那年搬家出來，一連二十多年，老也沒回去過，那故人故土也不知都怎麼樣了？聽說大多數底人都已四散，地方底形勢也變了許多，如此即便再回去，也同生地方差不多。噯！那可愛的舊人舊地，今生再也看不見了。

那村莊是何等可戀慕！一棵棵穩重的老樹互相依依地立着，伸出臂來遮蓋着人住底房屋，和人走底道路，衆樹頭底平線上邊，露出高尖的禮拜堂底頂，直向天空指定。在禮拜堂左邊底我家底房子，比起禮拜堂來要矮的多了。母親天天早晨往會堂那邊底女學校去教書，大抵她剛一走過會堂門口，那鐘樓底鐘便鏗鏘地響起來了。村外滿鋪着碧綠的禾田，望不見邊際，像是與天相接似地。村南那道安靜的河裏成年家不住地緩緩流水，那些清默的水從東往西也不知都上那里去了。

我那時住在其地，也不覺得格外新鮮；除了每日跟我母親背一章孟子，整天滿處胡跑，誰去留心景緻。幾個與我一同玩耍的孩子，都一樣地淘氣。村裏的人那有不嫌我們底，都說早晚村莊要被我們拆壞了。我們最喜歡一同爬到樹上去說故事，別人都很快活，惟有我提心弔膽地老怕被父親看見；他一看見，定要教我下來家去罰跪。

我們又常到村邊與種園的老普去玩。他只一人住着，連老媳婦都沒有，孩子也沒有。他自己卻像個老孩子；一村中只有他一人不厭煩我們，喜歡跟我們玩耍。他穿底衣服常是破的，卻很乾淨；他手上足上常帶着田土，卻不顯着污穢。他底鬚子一尺來長，似乎可怕，生人見了一定要跑；但我們都認識他，知道他是心慈的人，一點不覺他底鬚子可怕。有時我們找他，他不在家，鎖上門了，我們便從窗戶往他屋裏送些馬糞和些別底零碎東西，等他回來好知道我們來過了。又有時在他

睡覺底時候，我們往他身上倒些涼水，使他在夢中作冷水浴，他從來未曾惱過我們。我們中若單獨被他捉住一個，那可定要吃苦底，但只要向他說些好話央求他，他便笑嘻嘻地饒過了——臨走他必不輕不重地打一下。

禮拜堂講道底洋人牧師，在非禮拜天的日子，常到村外向那些窮人傳道，教他們不要竟爲吃穿打算，要常想死後上天堂。他一見我們，就向我們說：「孩子們不當亂跑，應該坐在家裏念書。」他又不准我們在禮拜堂附近底地方玩耍，更不許到他廚房裏去。我們找他底廚子去聽故事也不行，因爲他恐怕廚子把他底好東西給我們吃。因此我們都不喜愛他，又怕他底長鼻子上藍眼睛，一見他來，老遠地就都躲開了；但等他走過去時，我們很愛聞他留在空間底奶油底香味。一天下午，他照常出去宣教。他走近老普底菜園了，他站住。他穿一身很體面的洋服，時辰表底金鏈半尺多長橫在胸前，臉上帶着舒服和有思想的樣子。老普正在園裏作

工見牧師來了，略顯出恭敬的樣子。行過禮，仍然彎着身子耘耔他底菜園。他底汗珠滴在菜葉和土地上。牧師對他講起教來了，說：「老普啊！你要常想到你底靈魂，死後可以不下地獄。不要只爲肉身打算，想得今生物質底快樂；不可貪財；當追求永生。」又說了許多同這一類底話；老普一邊聽着，一邊彎着身子耘田。他底汗珠不住地滴在菜葉上和潮土上。牧師講乏了，拿出他那明鏡似地大金表來，看看快到他吃大餐底時候，便去了。等他去遠，我們都來找老普。老普作完一天底苦工，見了我們，便扔下耒耜，與我們一同跳躍玩耍。我們打他，摔他在地下，他都不惱，就是不許揪他底鬍子。

同玩耍底衆孩子裏，我最怕二小和狗兒。他們常欺負我。一天狗兒拿着剪刀向我說，「你願用你一個嘴同時說兩樣話麼？」我想妙極了，便問他怎能如此。他說，「我把你底舌頭剪開，成爲兩尖，就行了。剪時並不痛。」我一時喜極，便從了他。

但他一剪，我立時覺得彷彿千萬塊玻璃一同碎在我眼前和耳邊，我大叫起來，我母親趕緊從家裏跑出來，狗兒逃了。我母親帶我進屋，醫治了半天，又是責備我，又是安慰我；從那天起，總不許我出去玩了。

八歲那年，女學校長（一位老美國女士，因為是我母親從前底老師，我母親教我管叫她姥姥）命我到她學校念書，我便去了。這是特許權，別底男兒萬進不去底。自那天我底園境變了，成天家和姊姊們同聚，真是舒帖啊。惟有叔秀貴方她兩個不愛男孩，一見就拿白眼翻我，我心好不難受，不願遇着她們。

與我同桌讀書底（校內二人一桌）可不是我幻冥姊麼！她自我到後，就諸幫助我。她真是我底良友！入學底那天，老師在算學班上問我「你八歲，你幻冥姊六歲，你們二人共幾歲？」我立刻說「二十歲。」老師搖頭。我又說「二十四歲。」老師說「對了。」我轉向旁邊，看幻冥姐；她向着我笑，她底笑容我永遠忘不了。

下！有一天底事，到如今我還記得清楚，與昨天一樣。那天下堂了，我不願回家，只願與她同在。別底人走淨了，我們兩個仍在一桌念明天底工課。我在石板上寫字；寫一寫，看看她，寫一寫，看看她。她只端坐，用眼念着桌上底書本。她貌似天使，臉與夕陽所照底淡紅雲一樣。我覺得有自然界底力量教我靠近她。向她臉上親了一下。她立時臉更紅了。又親一下，更紅了。她只用眼念着桌上底書本。我仍雙目注射着她。過了好久。她用手內底鉛筆輕輕打我底手——「傻孩子。」我仍不動。她把我手扶在石板上，意思教我寫字；她卻只用眼念着桌上底書本。

又一天放春假了，蒙了洋姥姥底允許，教她帶我往河邊去玩。我喜極了，不住地歡跳；她只是安祥寧靜地面含笑容，拉我底手一同前去。一路上我採些野花插在她頭上，又捉幾個怪蟲給她看，也有時拉着她快跑；她只是安祥寧靜地面含笑容。到了河邊，我們稍覺疲乏，便坐在一塊石頭上歇息。那石頭一端伸到河岸土裏，

一端向河內水面上橫着，好像大蛇探出頭去看河似地。我與她坐在石邊，四條腿兒在石邊往下吊着。我們底下便是流動的水；所坐底石頭用力托着我們，使我們放心。河岸底樹都將嫩枝竭力伸出，要親那空中溫柔的愛光和愛氣，也有底彎下去與水面接吻。河那邊相去二十丈底對岸，是一片沙灘。平白的沙上有千百個長腿水鳥，一棵棵枯木地停着不動。那時但有微風底聲音。好一個太平閒靜的世界！她與我說了幾個故事，我也給她瞎編了兩個。她知道是我現編底，她聽着，只是安祥寧靜地面含笑容。後來我問她，「好姐姐你告訴我，今年暑假你要到那里去呀？」她一聽了，頓時改了顏色，面上底榮光被愁雲遮住了，我甚驚奇，又甚疼愛她。我說：「姊姊……你怎麼了？你有什麼難受的事不教我知道麼？我是你好友，請告訴我罷。」她說，「好孩子，你不問我，行不行？」我說，「不行，你不說，我就跳下河裏去。」又停了一會，她說了，她至淒哀地說「我父……我父親將我給別人了……從今

夏，我就去跟一個不相識的男子永遠同住。服侍他，侍候他，教他管着。「她說着，眼中底淚，泉一般地湧出來。我緊緊抱住她底腰，她也把我底頭使勁摟在懷中。她滾熱的淚珠落在我底臉上。我也出淚了。幾條淚合成一大條淚，都流到我口裏，比最好的醬油都要鹹一些。她用手帕將兩個底淚都擦乾了，只留下四個紅眼睛。我底鼻端觸着她衣襟，她新洗過的褂子底肥皂味，進入我氣管與肺腑融和。一時全無言語，都往河裏默靜地看着。寂靜……寂靜……一分鐘……一分鐘……又一分鐘……河內的水，不住地流行。水裏底魚，不住地游泳。空中底微風，不住地吹動樹枝上掛着底小葉兒受了風吹，不住地向我們搖頭，「你們別難受了。」天上底明日，睜開大眼，仔細看着一切底光景。

對岸沙灘外小山上底古廟裏，走出一個老和尚來，對着太陽站着，將他禿明的頭與太陽比一比，看那個更光亮。幻冥姊說，「好孩子，我們走罷，那邊有人了，回

頭他竟看我們可不好」這話一說出立時有效我們兩個遂即動身我立起時不小心，幾乎落下河去。我身往下一歪，腿上急用力要收回來，那一剎那間，我好像一棵樹斜長在河岸。她一把拉住我，「這孩子嚇死我了。」我只癡笑。我們回去在路上走着，我比從前更愛護她了。我忽對她說，「我同你回家幫你打你父親去罷。」她搖頭……又笑了，「傻孩子。」她面上底愁雲漸漸散了，她只安祥甯靜地面含笑。

嚶！我故鄉底印像，最真切的，只要說是幻冥姊了。她啓發了我幼年的情緒；她激動了我少年的勇志；她養成了我音樂的天性；她底面容我到臨終也想念著。到如今我每逢拉四絃提琴底時候，都有她底面容現在眼目中，她底婉聲融在琴音裏。幻冥姊啊！你這時上那里去了？你變成老太太了麼？你死了麼？化在土中麼？我們在故鄉底足印，早都塗抹了。那河邊底石頭也不知還有沒有？河岸底樹還長着沒

有沙灘底水鳥飛了沒有？老和尚底禿頭怎麼樣了？

聽說淑秀貴方都中道廢學，嫁了給洋人洗衣裳底了。狗兒死了。二小在天津拉洋車去了。那洋人牧師嫌薪水少，回國作買賣去了。人說他已發大財了。但我總忘不下那可憐的老普，聽說他死時，就只有兩個人去擡他，埋在他園子底邊上。

故鄉啊！你在我心中，只是一場夢了。

竊

嚴敦易

他確確實實的身邊又連一個銅元都沒有了！

他惘惘然的撫拍着內衣的袋子，似乎感到一種無可解釋的空虛，低低的從口中吁出了一口氣，把正在望着青白色凝固的路上，和許多花花綠綠的襪履移動的眼睛，稍抬起來，丟到人叢中去。同時將還插在袋裏的一隻手，略不留戀的退出。適纔做的一件事，在他像是有點感着飄膜，他幾乎自己也不相信曾經那樣。的探手到人懷裏去，并些少的獲到一點錢了，這初初的小的。勝利的給與，於他若已是完全的消失，因為現在他的衣袋仍然還是空無所有的。不過，有一層他却老纏記着而微微的惶懼，他想：『人怕已發覺了吧！怕正在注意着我吧！也許那黃衣服的快要走近我身邊來了？』這個懸念，使他只索很小心的走着，對於一切的人，都似乎想要避開他們的眼光，而在他們夷然的步履中，懷抱了無限不安的情緒！

此刻他尋獵的心思暫時停頓了，慌張而又自擾般的，畏怯地慢慢沒入人海中去。人是那樣的多！尤其是在一條大路的轉角旁，擁擠和紛雜得尤如波浪的翻湧一樣，陷身到這裏面去，便像已自失去了轉動的自由，只好任着左右前後傍側的許多力量連帶着而向一方面推進。他混在這一大隊裏，汗津津的沁出了憂黯的空氣，又壓着他，心境迷迷糊糊地，不知所謂的亂衝；一個大意，口中含着的半枝煙，忽的鬆落下來，墮在前面一個黑衣人的肩上。絲絲的火星，隨即點點的散開而飛迸！他覺察了，那位著黑衣的人也覺察了。他忙忙的給拂抖下去，幸虧還沒燃着衣服，一面和聲的歉說。那人不作聲，却狠狠的看了他一眼。他無由的恐懼又騰躍起來！彷彿這人已明白了他的底細，向他作這個毒意的投射，趕緊估量着往旁擠離了開去，那人到也沒再留意他。

又經過了半天，走到較清靜的路上來，他體察到那懸心的追躡的恐怖是過

慮的了紛亂的人羣中，像還沒有知道他所做的那件事；着黃衣服拿着警棒的人也全不看他。當他滿含着瑟縮的心理悄然的走過他們的面前時，仍舊是保持着常態，默立或是微笑。他漸漸的膽又壯起來了！感到必須而且可以繼續的去尋獵；——那個少年真吝嗇得可恨，爲什外衣內僅僅放着那麼少的一點錢，不然或許今天便可不用再費神和冒險了！他盤算着，終於決定放着膽再試幾手。更希望常遇着適才那一般順利的幸運，雖屬收穫是很微渺的，但到底總比一個銅元都沒有的好些，生活也得勉強度過一時了！並且不見得次次的結果是那樣的不豐——初次的小勝利，在他算很引起愉幸的滿意的慰悅！

他自從昨天午間用完了他最末次留存着的幾個錢之後，便一直胡亂的在路上逛着，他明日究竟如何生活下去的一個問題，也有若無地時或闖進心來，但

是沒有一致的精神去籌畫着這事。宕到晚間，因為找不出飲食的代價，連肚子也只還是讓他飢餓着，昏昏沉沉的跑回住的污穢的窄劣的小旅寓來，一抹頭便倒在破褥擱在草薦上的狹板牀裏，也不復去望那貪小的啞嗓的寓主人，更不理會他那暗碎的詬厭的聲音，只凝視着為灰塵厚積了的屋梁上，默默地想着他日後的境遇和現在的怎樣維持法。實在他錢全用光了！能够去換質的東西也幾乎是沒有，衣服，是要著的，而且這卑穢的寓處的宿費，隔幾天也非得付些不可，那討厭的寓主人已同他說過兩次了。『……總之，要弄到一點錢纔好！』他力制着心緒的煩亂，靜靜的想着去獲得這物質上的扶持的方法。『……必得不能閒了！要替人家去幹點事，或是做工——不過，終日的忙着，而且錢又少，又苦，又被拘束！那太麻煩和費氣力的事，自己也弄不來，這可不行！總得不費力和心思，並還有現在般的遊蕩閒散的機會的！——可是，人家不會送錢來的呀！難道……唔……』他想：

「那或者橫了心罷！去學着打搶，碰着好運，够許多天舒服了；然而自己又沒有那件威嚇驚駭使人順從所欲的東西，空着手，終不見妥當……小賣買，本錢在那里？又向誰去借？——並且也不爽快！」他反覆計畫了多時，末後想起摸竊的行徑了！

「這是較容易做的，憑着我還靈活的手腕，一般的可以遇着很富厚的運氣，人也較爲忽略的！即使不幸給人搥住了，罪名也輕，閒蕩自不必說……爲什麼不這樣去……說不得了！生活要緊……」他終於兩相交戰着，而勉自決定。

很遲的纔起了身，一夜的盤算，使他堅確地要從事於這個決定的實行，他想着這要算是較適當的弄錢的方法了，並且希冀立即有一個下手的機緣落到身上來方好，半日一夜的忍飢，在他已是再不能禁受了！這個早晨，只從主婦那里要到了一碗熱水，三口兩口的喝了，便急急的跨步出去，肚子終究空着，似無氣力的由狹小的暗弄中轉到較爲繁雜些的道路上。

他振奮着用了如獅子覓兔般的眼光，開始在人叢間尋獵。

一個老人，比較的他認為是可以一試的了。窄窄的玉色的夾衫著在身上，大約他身體近來寬胖些了，所以很覺得緊小而難看。衣袋的地位處，顯然的爲物事所填滿而隆起，襟旁的衣扣已有一個脫滑下來；夾了不少的包件，匆忙地向前走，頻頻的騰出手用汗巾去拭禿了髮的額上。這很可看出疎忽和有可取的罅隙！他隱隱的隨着他，一手伸在衣裏暗暗的作勢，一面却似警戒的防視着衆人；但因爲往來的人們太多了，對他的一個無意的投視和轉瞬，以及行近或躑躅在他的身旁，都會令他未經老練的心志，遲迥而畏縮！以致還未經有所舉動；那老人已自走入一家糖菓店中去了。他隔着數步外望着，只瀰漫了違誤的悵恨！等着，等着，老人又不卽行出來。他懊然的自想着：『還遲疑什麼？太少當斷的勇氣了！總之，第一得等着錢好進食物呵！不成，依舊一任是餓……畏怯什麼？總得做的！——做的！』他努

力地把中心的阻難推開了，那從高的嚴整的百貨店的石階上走下的少年却代替了老人打入他的意識裏。

少年走到糖菓店的門前，爲窗格裏紅彩的陳設所眩引了，偶然的佇立着。隔家的美麗的絲綢，以及能旋轉作態的舞女的飾示，同時正吸收了他，便移近了去佇看。雖然旁側已立了許多人，有些並是短衣而帶着汗穢的，却還沒減滅了他似乎的選擇或賞鑒的興趣。

在這個少年的片時憩止裏，他不復再遲迴了；也混身到這一小羣圍觀者的裏面，接近了少年。趁許多人的視覺爲光怪的窗飾所吸引不遑他注的時候，他輕輕而又微微抖顫地用右手插進少年的外衣的袋子裏去，一件硬的片段的疊附着似乎金屬的東西，最先觸着了他的指頭，他懸測着是一大串的鎖匙。再深探一點，摸着一張摺皺的紙類，裏面捏時有若裹着幾多的圓的小銀幣。他一面悄悄的

探索着，一面假作注視，更小心地觀察着對手，擔着一重被知覺了的憂慮！既捏得這一團的東西，彷彿已是有着般的忙收了回來，不敢而又不復再希求一點更多的竊獲——爲時是很快的一剎那間。

他忙忙的把一小握的勝利品，揣入懷裏，看着少年，也沒有些少的驚覺，便撥出這一小圍場來，趕奔入旁側不遠的一條小街去。身上感發了一種險倖的經受所激得的微汗！心頭低低的躍跳，想着：自後或許已不能稱爲一個清白的人了！罪惡已是在嚙他的頭腦了！在片刻以前，他雖是遊浪，像還沒有一點精神上的擔負，但這一瞥時間，他一若忽受了無量的重壓，如曾做了大慙巨惡的人，幾乎不信他一月前的自己！不過，這想頭跟着便陰滅了。

『已自做過了委實……』他轉念間，又四矚了沒有尾隨來的人，前走了兩步，不由地不伸手把那一團紙取出來，打開細看，這真有些微微的使他失望！並不

是可以作錢用的什麼票類僅僅是一張粗劣的黃色的洋紙包在內的也僅僅是一角小銀幣和幾個銅元——但立時他失望的心思減退了，他將這點點微少的款項緊緊的握在掌中，垂着頭，小聲的自語道：「這也好……」

忽地一勾記到少年的來追，便又心裏一個躍顫，四矚了一遍，不由己的向旁衝穿走着。把錢放到袋中，按着恐怯，再詳察那一張洋紙，却是一家商店中的發票，那裏在裏面的，想當就是購物的找頭。他小時也曾上過學，字大致還可識得，看那很潦草難辨的字跡中，勉強讀出有幾個依稀是「香……精」兩個字，在這會他低頭凝視着——突然的憤慨了！

「該死的！你們想到有人正籌計着米飯吃麼？拿着錢買這些去騙女人！」

他喃喃的噴斥着，一把來撕成條條的，更揉折了團起，隨手擲在垃圾箱裏。癡立了半晌，忽的微笑起來！掌心在衣袋裏去顛弄着銅元，匆匆的而又隱隱的跑出去。

街往一家小的點心店走去。

此刻那個少年已早不復在那里了！他高興地挺着身子在走，袋內曾經失掉了些少的東西，在他是完全沒曾覺到。他很熱心的吟唱着小歌，一面挑着手，不住地望着行侶中的佳麗睜眼，他是愉快極了！

因為怕錢的不够，他跑到點心店裏去，僅僅用了一碗麵，一碗不甚豐富的麵。這於他的飢餓實在不能算是已填滿了欠缺，不過總似長多了氣力了，到底總進了一點食物了，但就這樣，便去了他一角的小銀幣。他帶了不甚暢足的神慾出來走着，在一處小鋪子的面前，一種誘惑使他忽的立住了！有幾個人正在那買得了所嗜好的東西，吞雲吐霧的離了開去。他心動了！捏着僅餘的錢，意思也要弄一包來吸吸。不過，『也要留下些纔好！或者有什麼用處？』不，攏總這兩個……即刻會有更多的！索性花去了罷！』他只管轉念着，遲疑不決地徜徉了多時。『到底怎地

說……」但終於他拿出了那僅餘的八個銅元在那黑面汚手撐着大銅邊銀鏡的老店夥的手中，換到了一小包粉紅色紙裝裏的煙；抽了一枝，就着指形粗的黃色的大盤香上燃着了，含在脣上，收好了那一些，完了一件心事般的再向前行去。

他撫拍着衣袋，又依然空空的無一錢了！

他緩緩的步行着，又小立了一會，多種的思想在縈繞着，而那般因疑慮而起的憂思，已差不多全消釋了。既定於從事二次的一試，便不由得懶懶的又似不着意的移神遊弋起來！這幾條路極冷靜，行人很少，只間有稀稀的車馬馳走着，青青的葉子，爲風吹得簌簌的搖響！地上浮降着的塵沙，當車輪風腳經過時，謎朦地撲揚，打入人口鼻裏。他只管在這一帶轉着，有時極目所見，似乎連他自己算來也不過三四個人像這樣的地帶，是極不合於他的行動的！他想着：『總還要回到熱鬧

繁雜的地點去！在這里……總得到易於着手的處所去……不要緊的……」他又吸上了一枝煙慢慢的轉回了。

從那長樹夾道閒靜無喧的路上，乍來到紛囂狂熱的鬧市之中，他稍為感到異樣了！尤其是在心中有兩般牢掛的時候，覺着幾分的快幸和微慄。

他鑒於上次是在人叢中得手的，這來便專心的觀察路旁的小圍集，那實在是比在其他的情形中較為穩妥而易取；所以他對於行走着的人，到不甚留心，更不如上次跟隨那老人般的作爲難的笨事！

有四五個人站着在看，一個焦瘦的長身的中年人，穿着泥跡佈滿的舊衫，蹲着腿，在地上用粉筆很艱窘地遲慢的寫了許多話。他也立近來了。有兩位很在意的低了頭在細看，他一瞥間即已經明白是在做什麼了。他猛然憶起一夜的盤算中，竟沒想起這一件事，這一件平善的弄錢的事！他像很有點追悔，不然，他這般做，

至少可以無須擔一些驚恐了！——但是，他又想：「我已然如此了……這樣的告苦求助地等人家的給與；高興的偶然的擲一兩個銅元，假慈假善的行好，等着他們……可不太辱沒志氣了！太卑下了！這到底是不願的……」他忘了他的應怎地做的使命，儘自這樣的想着，薄悔和否定兩個意思，往還的交戰；末後竟倚悅地走開了。那人的嘆息及悲聲，他也好像未曾聽見！——他雖然在心裏切切的私說：「這是所不願和不屑的！」但一面又頻頻的道：「這終不失爲一個好的法子，——好的方法……」

「不願……好的方法……」他煩擾似的想着，穿走了好幾條街。

又有一處，他注意到了。許多的人層疊的魑魅的擁着，遠遠看不出那是在作甚麼裏面？有怒罵和喧吵的聲音，并拍着木板和傾倒了物事的巨響，夾着人的嗤笑和調解的雜沓；他好容易擠進着了，原來是一家水菓鋪爲買賣的不合，爭鬨起

來。一個婦人擄掇了藍布衣服的袖子，臉上紅赤得油油的，和那小孩——賣東西給他的的小孩——扭着；鋪裏的大人們，都在旁邊幫助，排斥，而怒詈甘蔗的段子橫了一地，紅橘落在下的，早踏爛了。看吵鬧的事，本是人最樂意的，所以人愈聚愈多，而當事者也愈不肯休歇。他又只顧着這場活劇的終始，旁的都忘了！不然，在這一羣好事的人中，大概總可有點獲得——這個機會究錯過了，他正凝注間，不知不覺的圍着的人逐漸的散去，很快的變為稀少，終至只賸了三兩個人；吵鬧着也墮下來了。他很奇異的望着，忽地瞥見那邊正有了一個著黃衣服的人，用手在趕散這羣衆，以次要到他身邊了！那已消釋了的憂怖，又掠進身來，他意中這人彷彿就是爲他來的一般，急速的走入轉角的一條路去，遙望着并沒追來，他始略略的放了心。不久，更復了常態，安然的從那人面前經過。

天晚了！還不見大黑，各處多已亮了燈，閃閃爍爍地，似比白天換却了一種世

界，幽蔭的有味。他直到這時候，都沒得着了一回手，遇着了一次幸運，空是胡亂的往來的走着，脚儘酸了，只縈獲了無望！他最感覺難堪的，是那碗麵已全消化了，本就更未曾填實了肚內的空隙，又大半月沒有繼續的增加；「餓了！」這真使他十分的焦急和不耐……

他來到一所遊戲場的左近，靠着牆壁，圖謀稍稍歇一下。眼看着燈影燦罩着的大門，男男女女如流水般的湧倒裏面去，含了歡樂的笑容。他想着，「假使即刻不久，有……到手裏，也得去逛一會，散一散心；第一更要吃一點……而且……」

他無可奈何似的，在這裡躑躅，徘徊地伺守和觀望。

有三個人在他左側不遠立住了講話，他們是路上遇着的，其中有兩位大約是初次的晤面，由一人的介紹，互遞了名刺。當那位高大而魁梧的取他的名刺時，他看着那精緻巨大的皮夾從夾衫的袋裏拿出來，後又匆匆的放入去；他的斗膽

以及饑荒疲敝的驅策，使他不復顧慮的躡足行進。趁那位稍遠的看着同伴們言談，牆壁的陰影籠在四側，暗暗的光景；他小心的偏着掌，預備輕插入去！但在未經觸到皮夾時，腕際稍重了些，那人精伶地警覺了！退了退身，一手沉重的抓着他的肩胛，嚴厲的聲音說：

『你是在做什麼？』

『我……』

『哼！好的！』那兩個人也齊來看着他。

一個著黃衣的警士來了，皺着眉頭，聽了高大的人的陳述，獰笑的瞅着他，一面手中的棍子不用力地，在他腿際扑擊。他此刻到很鎮靜了！先時的許多憂怯，和對於黃衣人的畏避的心象，這會一若不甚感到并惶慄！他只安靜的立着，無語的立着，後來的境況，和怎樣的科罰，也像是沒潮上心來。僅僅是一種的震眩和迷惑

包着他！似乎一場噩夢的清醒和歸宿，他所恐慌的，不安的，追悔的，一切情緒都過去了。當那警士說聲，『跟我走』時，他想到此去最多幾日的拘禁，其間餓總可免了，生活也自一樣維持下去；又低低的在心裏說着，『這也好……』不過，在那警士的巨手挾持中，却想到自己的失敗的快迅和其他的同類者得長久的順適，起了運命的悵惘的感覺！

十三，六，十五日。

命運

易家鉞

『姑媽來了！』那一鉤新月，正掛在葡萄架的西邊；冷峭的秋風，將初開的桂花的香氣，送入我們的懷裏；花牆外的脚步聲，和淘氣的么老的喊『媽』聲，忽與我們一個無意識的刺戟：這樣暗黑的夜路，爲什麼不帶手燈的光，或者有什麼要緊的事啊？

聰明的表弟——么老——和表妹，都隨他們最慈愛的母親進我們的後園來了。

姑媽向着她的愛兒說：『么老！這裏一塊現洋，是程家姐姐送給舅媽做零用的，你好好地替我送去，不要掉着呀！快些去快些回來！』一個七歲多的天真爛漫的小孩子，手舞足蹈地，穿過籬笆，跑向隔壁人家去了。

我們在這靜寂的秋夜中，談起許舅媽的家事，都不禁同情的一聲長歎！

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穿着一件深藍色的竹布衣，那冷澹的月光正射着她那副枯瘦的面龐，越顯出灰白色的愁慘。她好容易的一步一步地走下石階，坐在一塊兒，擠眉閃眼地露出一種揶揄的神態，和一種爲她悲哀的感情。

她說：

「姑媽！求姑媽救我吧！真不得開交呀……」

「丁家嫂子今天一早就來了！她連哭帶罵的說：『你欺我是一個孤苦的寡婦嗎？可憐我這幾十串錢，都是他站爛腳板心——替人剃頭掙下來的……你到底還不還我……』明天我就鎖着大門，帶着女兒到你家裏來養老，看你把我怎麼辦……」那丁老二得二哥一說，這幾天纔不來了；只有可惡的季媽，整天摩拳擦

掌的廝罵：「舅太太這把刀，看是你殺我，還是我殺你！」可憐我那瞎子小女兒，聽見什麼刀呀，殺呀，嚇得兩手亂抖，吐出冰塊似的鮮血——唉！她也活不長了！最可怪的，許貞的婚事，親家從不提，前天我想打發老黎下鄉催一催，老黎豎着眉毛說：「太太！你說八月初還我錢，我不催你還是好的，你還要我替你幹這種跑腿的勾當，哼……」

「姑媽！你看如何得了啊！我真失悔，起初仗着有田產，到現在田產都賣盡了，還欠上這麼多的賬，他們又是苦人——沒有飯吃的人，天天總有幾個冤鬼來追我，我真追得我要……」

她咳嗽了幾聲，幾乎吐出一大堆鮮血來，而我們的嘆息，正和她的咳嗽聲相應和，一樣的無情啊！她又繼續的說道：

「可憐啊！舅舅每天從六點鐘起，一直到晚上九十點鐘纔得回來，一月十塊

錢，那里够得上一家家用？說起宜吾呢，更可憐喲！在鄉下教書最操心不過的，而一年只賺得幾十塊錢，何況——」

她將椅子拉進一步，挨着我那替她三眉皺着兩眉的姑母，她低聲地說：

『成家女兒是什麼媳婦呀！她看見我整天的窮忙：燒水，煮飯，洗衣，打油，買鹽，買小菜；還要一面對付丁家嫂子，丁老二，老黎，長新，周媽，王福……一般追命的債鬼，一面東奔西跑，當盡賣絕的支持全家十一口人的生活——可憐老爺爺傳下來的一塊寶硯，昨天早晨沒有米下鍋，三百錢賣與李家二相公了；唉，想起來真傷心啊！——她看見我這樣，脚尖都不到廚房，整天陪着宜吾坐在房裏，噤噤咕咕地不知說我一些什麼；有時拿出自己的私蓄來，大吃，大喝，大笑，像發狂似的……那蒲姨太好吃懶做，一天睡到晚，這幾天親家母爲躲土匪，上街來了，也住在我家里；油，鹽，柴，米，醬，醋，茶，那一樣不加重我的負擔！姑媽呀！你沒看見吃飯的時候，一個個

就像狗搶骨頭……」

我那凝神靜聽的表妹，被她一種莊嚴而滑稽的腔調所刺動，不禁嘻嘻的笑
着。

「唉！我想起我的公公在四川掌書院的時候，有一次，城裏大火，燒了許多戶
窮苦人家，公公就拿出幾百兩銀子散給他們，——唉！而今會落到我們這個田地
哪！」

她說到這里，從愁慘的面色中，微露一綫希望的喜容；他說：

「姑媽！昨天我算八字呢！說我要到甲子年纔好；哈！說的是什麼富貴齊全！但
是這三年怎樣過得去啊！不講遠的，如果今晚沒有程家姐姐送我這一塊錢，明天
非打餓肚不可了！」

充滿憂慮和焦灼的同情的我們，但是替她想不出什麼救濟的好方法；恐怕，

除非有一種外界的大刺戟或是內部發生了生命的自覺力那嗎許舅媽的日子將永遠爲煩惱和枯塞的空氣所包圍。

遠遠地吹來一陣轟——轟——轟——的績麻聲，正與我們一個強有力的聯想，喚起我們的興奮的感情。

許舅太太仍是低着頭，屈着指，算她的八字，不時露出一點笑容。

我們中的一個人——姑媽說：

「我爲你家的事，真是「一日腸九迴！」但是總想不出好法子。卽如昨天晚上，向你們對門的李老頭兒舌敝唇焦地說了半天，勸他量力幫助你一點，以那樣土財主，他還說出一種不可掩飾的虛僞的話來，說什麼「拮据得很。」唉！現在有錢的人，那一個肯仗義！肯仗義的人，那一個有錢……靠人家慈善的口袋，終久不是辦法啊！」

「但是我替你們全家一想：在外面賺錢的，也有舅舅，宜吾——雖說賺得不多，總不無小補吧！此外如蒲姨太，許貞，小女兒，還有你那位寶貝的媳婦，整天坐在家裏吃閑飯，這還成事體嗎！常言說得好：「坐吃山空，」何況你一家有這麼多的人口——大大小小十一個人家裏零落到這步田地，還擺什麼臭架子呢！你看：家廟裏的七媽媽，張家大嫂，李家二姐，還有住在湘真館旁邊那間小屋的王家錢錢……人家比你家的底子差多了，爲什麼現狀都比你好得多呢？他們不是全靠一個「做」字嗎？男的做，女的也做；小的做，老的也做；纔有生活的途徑。像蒲姨太她們，難道搭麻線都不能夠嗎？——漢壽縣窮苦的人家多了，全靠績麻過日子；我始終相信「天不絕人」的。」

許舅太太欲說不說的，似乎對於姑太太這一段話有點爲難的情形；因爲她們或他們腦裏，至今還橫着一個牢不可破的無聊的門閥觀念。

大家因此靜默了一會兒。

許舅太太開口道：

『不錯！前幾天我卜了一個呂祖卦——真靈的卦啊！去年縣裏紮兵的時候，我曾卜過一卦，說五月下旬，兵准動身！果然到那時一齊撤去了——這卦說：「雙桂風前立，天香雲外來，只因根蒂固，却向早秋開。」——我想：我們許家歷代的陰功，我們的祖先，決不會使他的後人，長久的陷於這種窮苦的命運？』

這時月兒已移到城牆的那邊，彷彿不愛聽許舅太太這些零碎話，沒精打彩的滾到地平線以下去了！

一九二一九四鳳亭發信給我的那一天。

舊稿

廬隱女士

在這炎熱的下午，大家全在睡午覺，梅生也拏着小說月報躺在沙發上，看了幾頁，覺得眼皮蓋下來了，但是睡魔十分作弄，當她把小說月報放下，預備夢遊極樂世界的時候，睡魔早又躲得無影無蹤了。她在沙發上翻來覆去，總睡不着，精神十分興奮，因坐起來，把書架上一堆零亂的書籍，一本本整齊的放在桌上，最後賸下一本薄薄的冊子，上面寫着『舊稿』兩個字。她的確忘了。這舊稿是什麼時候作的？當下凝神回想了半天，但總想不起來，不免打開細看：

『真的！悟哥！太喜歡哭了。他昨天給我一封信，寫得真可憐，而且在那信紙上，點點斑斑的淚痕，還辨認得出呢？』他說：『妹妹！你總像不懂什麼事情是的，當我和你同坐在海棠樹下，聽鸚鵡叫的時候，你總是望着天，默默含笑，我呢？又像是很

得意，其實我也夠傷心了！你知道嗎？我爹老了，我媽呢早已回去了，我沒有兄弟，也沒有姊妹，只是我一個人，我真是落漠極了！妹妹！你怎麼不理會我呵！你真要使我把霜雪般尖刀，割出鮮紅的心給你看看嗎？……我知道小孩子未必有什麼經驗，她們對於大人的傷心，總不大受感動，但是妹妹你是人間第一聰明的，你的兩股神光，常常照澈我的心，你絕不至於不明白我呵！昨天晚上，我們坐在太湖石上，我問妹妹說：『你能愛我嗎？』你怎麼只是憨憨地哭，呵！我真的傷心極了，妹妹呵！你是春天裏溫馨的風，能吹散人間的怨愁，但是你總不向我吹喲！你是上帝的寵兒，能予人以生命，但是你總不理會我喲！唉！我低聲的禱告，妹妹怎麼總是憨憨地笑呵！妹妹你不要太使我過不去吧……』

悟哥只是喜歡愁，喜歡哭，我有時候也好像很難過，但我覺得哭總不如笑容易，我記得有一次媽媽病得很利害，哥哥們都暗暗彈淚，我便也想哭，可是到了晚

上媽媽好些，我依舊笑起來。

有一天下午，我和娟姊同到公園散步，我們走到後邊竹亭子的左近，看見一個少年擎着書，放在膝蓋上，眼睛却看着天，默默出神，我們在遠處只看見背影，娟姊指着那少年告訴我說：『你瞧！那個人不是發瘋嗎？一定是受了什麼委曲，一個人跑到這裡出神來了。』我聽了這話，不禁笑了！我心想這個人真好傷心，跟悟哥可以作朋友了。娟姊不住聲的說：『奇怪！奇怪！我們到要看看這是什麼人？』我們因故意折回來，走到亭子面前，呵！我不看還好，一看我又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原來就是悟哥喲！

第二天悟哥看見我，好像有些不高興，他說：『妹妹，你怎麼總不了解我呵？』我依舊覺得好笑，而且我還笑着問他：『你昨天在公園想什麼呵？娟姊說你一定受了誰的委曲了，真的嗎？』悟哥彷彿要哭了，我有些怕，真的！我最怕看大人哭，我

便急急跑了。

悟哥在我家裏住了一年他哭的次數真是無數了我從前聽見人家說世界上只有女人愛哭，悟哥其實比女人更愛哭呢。

悟哥好像老怪着我爲什麼不陪他哭，其實我那回偷着擦眼淚，他偏偏沒看見，怪得我嗎？我怎麼好意思告訴他我哭了呢？

那一天的晚上，張升替他擎着行李，哥哥拍着他的肩說：以後如有機會到北京，還在我們家裏住，到那邊常常給我們信。我這時正站在大門口，看着車夫擡箱子，那汗珠兒從額上流下來，好像黃豆般滾着，有一棵恰好滾到他嘴裏去，我不由得想起小妹擎眼淚，當作甘露嚥下去，禁不住又笑了。悟哥忽然歎了一口氣，拉着我的手說：『妹妹！我們從此不能再在一處玩了！』我聽了這話，好像丟了什麼東西似的，仰頭看看悟哥，好像他又哭了，我這次禁不住心頭發酸，掉轉頭跑到臥室

裏，把頭藏在被窩裏，嗚嗚咽咽哭起來，不過我哭的時間很短，不到十分鐘我就睡着了。真的這一次要算我最傷心了！可惜悟哥不會看見！

悟哥走了以後，我總覺着悵惘，花園也懶去，飯也懶吃，媽媽問我爲什麼？不知道說什麼，過了五六天娟姊搬到我們家裏來住，我的精神漸漸恢復了，但是提到悟哥我便覺得悵惘，不像從前那種好笑了。

這一天悟哥的信來了，他說：『愛笑的妹妹，你猜我現在住在那里？那屋子的陳設，和我的情景是怎麼樣？你倘看見了那像豆般的小火燄，發出淡綠的幽光，和聽見窗前促織兒，淒淒地叫，你或者要縐縐眉頭吧！但是我想起我總喜歡拏悲哀的事告訴你，把你天真活潑的心芽或者要挫折了。這一點我實在覺得罪過，可是我自己又制不住自己。妹妹呵！你原諒我嗎？我自從離開了你，我更覺得沒有生趣了，我只求上帝不絕人，使你永久是含露的仙葩，永久植在冷漠的花池裏，使牠略

有生氣，

我從來沒給人寫過信，尤其是沒有給男子寫過信，我接到悟哥哥信的第二天，絕早起來了，拏着筆和紙，寫來寫去，直寫到吃午飯還不會寫好，我真奇怪，怎麼這信如是難寫，娟姊跑來要看，我更不會寫了，後來勉強強寫了幾句說：『……悟哥哥！我現在不大愛笑了。可是我不明白爲什麼，是的！我想起來，我從你走後我只大笑過兩回，一向是娟姊從床上掉下來——因爲和弟弟搶蘋果吃，一回是弟弟寫字，畫了一臉的鬍子，除這兩回以外，我真的再不會大笑過。』我只寫了這幾句，不能再寫了。——不過這信我終久沒寄去。

過了兩年悟哥不再來信了。聽哥哥說：『悟哥去年娶了悟嫂，現在也不愛哭了。』可是我的笑却再也不能恢復了！

舊稿到此爲止，後面還有一首小詩說：

『雲雀飛遍了九天，

笑之神呵！

只深深藏伏雲霓之間，

尋尋覓覓，

來到茫茫大海邊，

只有白浪如煙，

海霧迷眼，

笑之神呵！

原來不在這冷漠的世界！

『哦！這只是一束舊稿，無意味的收藏着，何苦呵！』梅生自言自語着，把舊稿搓成飛絮般，片片飄舞，但她還嫌着跡，點着一把火，把這舊稿頃刻化爲灰塵了。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A Procession of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and Other Storie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初版

此書
 有著
 作權
 翻印
 必究

（小說月報叢刊）
 生與死的一行列（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小說月報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漢口
 關 滬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張家口 新嘉坡